# 球場风波

唐振常 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电影文学剧本

# 球場风波

唐振常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57·北京

# 球 場 风 波

唐 振 常 著

*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西單舍飯寺12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89号

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发行

*

開本 787 × 1092公厘 $\frac{1}{32}$ · 印張 2 $\frac{1}{2}$ · 字数 57,000

1957 年 8 月第 1 版

1957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500 册　定价：(7)0.24元

統一書号：10061·45

## 内容說明

这是一个以喜剧形式描写体育活动的电影文学剧本。故事内容是描写某市民政局的干部赵輝和錢正明，非常爱好体育运动，为了开展全机关干部的体育活动，并建立籃球队，他們作了各种努力，但老是受到办公室張主任的阻碍，因而发生了許多有趣的冲突。他倆在进行体育鍛煉的过程中，又和体育指导林教授的女兒林瑞娟发生了爱情的糾葛，最后民政局籃球队获得了全市籃球联賽的冠軍，而赵輝和林瑞娟終于結成了美滿的球場姻緣。

# 一

初夏时节，黎明。

在一幢机关的宿舍里，这里住的有家屬，也有少数的單身汉。

机关青年赵輝从自己的房里走出来，悄悄走到隔壁一間房門口，輕輕推开門，对着里面招手。

屋里，住着四个男女小孩，从四岁到十岁，他們剛起身，看見赵輝一招手，一哄而出，最小的发发只穿着一只鞋也跟着向外跑，边跑边喊：

“赵叔叔，我也来。”

赵輝替他穿上另一只鞋，然后，帶着他們向外走。走到另一个房間外面，一个七岁的男孩和一个五岁的女孩站在門口，上前拉着赵輝，一道走了出去。

室外的一块小空地上，赵輝率領着六个小孩子，作起了体操：

“一二三四，二二三四，三二三四……”

七岁的男孩張小明指着周家的老三——咪咪說：

“你作錯了，不是这样的。”

咪咪不服气：“是这样的。”

張小明推了咪咪一把。

周家的老二——瑞瑞一拳打了过去：“你打我們的妹妹呀！”

孩子們乱作一团，发发哭了起来。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赵輝把他們拉开了，說："别鬧，别鬧，等会儿跟你們講故事，講大花猫。"

張小明："不，講孙悟空。"

瑞瑞故意跟小明鬧别扭："不，要講大花猫。"

兩人又吵了起来。

"你們在鬧什么呀？"室内响起了喊声，接着，走出来一个中年妇女，她手上还抱着一个小孩，对着赵輝不滿地：

"哎呀，小赵，你又帶着孩子們鬧什么呀？"轉对小孩們，"回去，回去，多多、瑞瑞、咪咪、发发，快走。"

剩下了赵輝和張家的兩个小孩。

楼梯上的喊声："阿輝呀！"

赵輝："来了，媽。"对小孩，"你們也回去吧。"

赵輝回到自己的房間。

他母亲一面在替他准备早点，一面說："你又帶着小孩們起哄去了？"

"我教他們作广播操呀！"

"广播操！你怎么老改不了，人家張家周家都給你鬧的煩死了。"

赵輝根本沒听，他把早点放进一个帆布袋，里面还裝着衣服和公文，向外走："媽，我走了！"

"哎呀，你就不能吃了走嗎？"

赵輝已經出了房門："跟你說过多少遍了，运动以前不能多吃呀！"

母亲叹了口气："这孩子！"

赵輝匆匆推开一間房門，走了进去，喊道："老錢，快起来！"

錢正明睜开眼睛："我不跑了，你去吧。"

赵輝："起来吧，起来吧。"

錢正明翻过身又睡了："回头我来練球就是了。"

赵輝只好向外走，突然，又停下来，拍着高臥在另一張床上的郑曉秀："胖子，起来吧，肚子会越睡越大的。"

郑曉秀連眼睛也不睜："去吧，去吧！"

赵輝走了出去。

赵輝跑步出了房子，出了弄堂，他跑上了一条狹窄的馬路，昂头挺胸，聚精会神，向前跑着。

跑到了轉弯路口，一輛自行車馳来，赵輝躲避不及，被車子撞翻了。騎車的人赶忙扶他起来，連声說："对不起，对不起。"

"沒什么！"赵輝只輕輕說了一句，爬起来，依然精神昂揚地向前跑了。

騎車的人看着赵輝，发生了兴趣。

騎車的人，看来五十多岁了，精神健旺，服装整齐。他是体育学院的教授林允文。

林允文跨上車子，緩緩地跟在赵輝后面。

赵輝轉入了大路，依然精神煥发地跑着。

林允文再一次看看他，轉入了另一条路。

馬路上，几乎沒有什么行人，只偶尔一輛几乎是空的电車、公共汽車馳过。車上的售票員，看来和赵輝是每晨在这里相遇的，他們彼此微笑招呼。

可是，早起在馬路上跑步的人却是不少，他們，也和赵輝一样，精神奕奕地跑着。逐漸的，跑的人更多了。有工人、有学生、有职員、有男的、有女的、有老的、有少的。

赵輝跑到了馬路口，他的同事老邓从横馬路跑了过来，和他并排跑着。老邓，跟赵輝是同样装束，穿着短褲背心，他們的背心上，都有着"民政局"三个字。

他們跑到一处，另外兩、三个人加入了队伍。

在沿江的一条花园似的大道上，赵輝他們継續跑着。

赵輝，昂首挺胸，跑在最前面；在他后面紧跟着的，已經不是兩、三个人，而是七、八个人了。他們的背心上，都是一律的“民政局”三个大紅字。

他們，整齐地和諧地跑着，臉上，都散发着青春的光輝。

一輪紅日从江上推了出来，彩霞万丈。逐漸的，江面上，銀光一片，映着点点小舟，和巨大的兵艦、客船。

这条美丽的大道，就象是一个巨大的体育鍛煉場，無数的人們，在这里进行着各种体育鍛煉：練跑的、作柔軟体操的、作俯臥撐的、跳繩的，……各种各样都有。在草地上，还有着一些老年人在打太極拳。

一队海軍士兵跑了过去，又一队陆軍士兵跑了过去。陆軍士兵們，穿着整齐的服装，节奏鮮明。

高楼上，响起了音乐声音，广場上，人群在練习广播操，整齐美观。

远望，一艘兵艦的甲板上，也在作广播操。

赵輝，率領着他的同事們，精神百倍地跑着。

## 二

在市民政局的运动場上，赵輝率領着剛才跑步的七、八个人在作体操，他們的帆布口袋放在地上。

这个所謂运动場，看来并不小，然而，却是一片荒蕪：排球架子倒在地上，排球場上长滿了野草，單槓生滿了銹，籃球場地高低不平，……人呢，更是少得可憐了，除了赵輝他們七、八个人，其他場地都空無一人，不，双槓上还有一个人，他坐在上面，高声讀着俄文。

作完了体操，赵輝拿起籃球，远射中籃，說："咱們練球吧。咦，錢正明怎么还不来？"

赵輝在籃下傳球，人們跑步接球上籃。

陆續来了几个人，有人在打排球。

錢正明来了。

"老錢，接球。"赵輝把球扔給他，錢正明跑步接球，場地不平，差点摔个跟斗。

錢正明抱怨地："这种鬼場子，还打什么球！"

赵輝："体育协会不成立，这种事儿就沒人管。"

老邓接着說："哼！体育协会呀，沒鬼才怪呢？为什么所有机关都成立了，我們就不成立？"

赵輝："我回头問張主任。"

人們經过球場，陆續上班。多数的人，側眼一看，走了；有的人，停下来，看了一下，也走了。

胖子郑曉秀和瘦削的中年人周繼文經过球場，周繼文用手絹捂着鼻子，直打噴嚏。

赵輝对着他們喊："大胖子，老夫子，下来吧。"然后把球对着周繼文一送，作出要扔出去的样子。

周繼文急向后退，躲在郑曉秀的后面，連連向赵輝拱手："赵輝兄，这可不能开玩笑呀！"

赵輝放下球，跑过来，抓着周繼文，說："多运动，我包你的伤风好。"

周繼文一边躲，一边擤鼻涕，說："对不起，我还是宁肯讓它伤风的好。"

赵輝拉着郑曉秀，說："看你一身肥肉，还不运动运动？"

郑曉秀甩开手，憤憤地："我胖我的，你管得着嗎？"

赵輝又抓着了兩人："来吧，来吧！"

周繼文急了，說："就算我爱运动，也沒有时間呀！"指

着手上的公文，“你看，这个，張主任等着要呢。”

赵輝：“你昨儿晚上不是开了夜車嗎？”

周継文：“你看看，这么大一堆，那儿来得及。”拉着郑曉秀，“快走，快走。”

周継文和郑曉秀急急走进办公室，剛一坐下，翻开公文，埋头就写。

周継文一边写，一边看表，說：“老胖，快点呀，来不及了！”

郑曉秀：“拼了命也是来不及的，反正听訓話就是了！”

周継文向窗外望去：“完了，他来了！”

运动場上，人們継續打着籃球和排球。

一球飞来，队員老邓接球落空，球出場，在地上滾着；老邓跟在后面。

球在地上向前滾，滾到了一个地方，一双脚攔着了球的去路，球，靜靜地停在这一双脚前，它穿的是藏青色嗶嘰褲和黑色的皮鞋。

然后，我們逐漸地看到了他的上身，他的臉。

他是办公室主任張人杰。

他站在那儿，一动不动，看看面前的球，看看打球的人們，眉头略微一皺。

老邓拾起球，招呼說：“張主任，早！”

張人杰微微一点头：“早！”然后，大踏步地穿过球場——他不走旁边的路——向前走了。

突然，他又回轉身，說：“赵輝，錢正明，跟我来。”

赵輝拿起地上的帆布口袋，和錢正明跟着張人杰走出运动場。

他們走进張人杰的办公室，張人杰随手招呼赵輝和錢正明："坐，坐。"

一个工友站在張人杰的面前，問："張主任，今儿找誰来？"

張人杰："李秘書、張科长、周繼文、郑曉秀……"

工友回答："李秘書、張科长都还沒来。"

張人杰不耐煩地："怎么到現在还沒来？已經七点半过了？"

赵輝："还沒上班呀！"

張人杰好象沒听懂："唔？……"轉对工友，"好，去吧，找周繼文和郑曉秀馬上来。"

張人杰問赵輝："拥軍优屬动員报告的草稿写好了嗎？"

赵輝早已从帆布口袋里掏出了一件公文，遞給張人杰。

張人杰看了一看，贊許地："唔，很好，办得很好。"放在一旁，翻其他的公文。

移时，看見赵輝还站在旁边，張人杰說："唔，你可以走了。"不停地翻公文。

赵輝上前一步："張主任，我們的体协什么时候成立呀？"

"什么？"

"体育协会，开展体育活动的組織。"

傳来室外运动場上的喧声。

張人杰不耐煩地向窗外望望，說："还要專門成立一个組織来开展体育活动？沒听說过。不知道。"对剛走进来的周繼文和郑曉秀，"你們等一等。"

赵輝："听秘書室說上面的通知早早已下来了。"

張人杰繼續翻閱公文，正好翻到了一張上面写着："关于成立体育协会的通知"的公文，随便地看了兩行，一面順手把它往公文堆的下层一放，一面对赵輝說："工作多得很，重要的事情办也办不完，还要搞什么体育活动？……"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赵輝还沒有答話，周繼文伤风大发，打了个大噴嚏："阿……提！"

張人杰以为是跟他开玩笑，問："唔？你！"

周継文抱歉地："張主任，我，我伤风了！"

張人杰漫不經心地："伤风？啊，要注意点身体，身体是工作的本錢，呀！吃点，这个，这个，……"

周継文諾諾連声，等待着进一步的关怀，張人杰却轉了話头，对赵輝說："好啦，你可以走了。"

赵輝只好出去。

張人杰問錢正明："昨天小組討論的发言記录整理好了嗎？"

錢正明："沒有咧。"

傳来球場上的声音。

張人杰厌煩地把窗戶关上，轉对周継文和郑曉秀："关于清洁卫生运动的报告記录，都抄好了嗎？"

周継文惊异地："張主任，你昨天吩咐的是：整理你的除四害的报告記录。"

張人杰眼睛一翻："是嗎？唔，那也一样。好了嗎？拿来。"

郑曉秀不开口，周継文只好硬着头皮："还沒有。"

張人杰有些发火："这就是打球的結果，把工作給耽誤了！"

周継文囁嚅地："我們从来不打球。"

張人杰一楞之后，指着錢正明，理直气壯地："可是他是球員呀！"

周継文："張主任，实在来不及呀！……"

不等对方說完，張人杰提高了嗓門："同志呀，提高一点社会主义热情呀！我們是在建設社会主义呀！"

周継文："我們都提高了。昨晚上开了夜車，今早上一起来就赶着办，可是，……"

突然，一个排球飞来，打破了桌前的玻璃。

張人杰怒火冲天，一躍而起："太不象話了！"向外冲去。

周継文、郑曉秀和錢正明也跟着向外走。

張人杰轉身："你們在这儿等着我。"向运动場冲去。

到了球場，張人杰正要开口訓話，一看，更是火上加油，原来老邓碰在籃球柱子上，把头摔破了，人們正在包扎。

"太不象話了！既妨碍我工作，又損坏公物，还要惹出人命案来！你們这些人，真是不到黄河心不死！"

大家不作声。

張人杰逼視大家："你們怎么不說話了呢？作为国家的工作干部，这个，第一，应該爱护公共財物；第二，……"

赵輝打断了他："張主任，你回头再批評吧，我們先得讓老邓到医务室去。"

張人杰怒气不息："胡鬧，胡鬧，太胡鬧了！哼，体育协会！成立起来讓你們再打破玻璃嗎？"边說，边轉身走了。

張人杰冲回办公室，从抽屜里拿出一迭紙头，用毛笔在第一張紙上走笔急書写上"危險"兩个大字，下面是斜划的惊叹号"！"，然后，吩咐錢正明、周継文和郑曉秀三人：

"来，照着这样写。"

三人莫名其妙，只好遵嘱照写。

張人杰拿起他的杰作，順手往破了玻璃的窗框子上一貼。接着說："把它們貼在所有的运动器具上去。"

錢正明、周継文和郑曉秀，帶着一肚子怀疑出去了。

張人杰余怒未息地坐下办公。

运动場上，周継文和郑曉秀在貼条子，籃球柱子、單槓、双槓都貼了，甚至已經傾倒的排球柱子也不能幸免。

錢正明站在一旁。

周継文："老錢，来貼呀！"

"我才不管呢！"

赵輝和老邓等兩三人都从医务室走了过来。

赵輝："你們在干什么？"

周継文："小赵，你可怪不得我，是張主任讓貼的。"

赵輝一楞之后，不由分說，动手就撕。

錢正明："小赵，你干什么？"

周継文："哎呀，張主任可不能得罪呀！"

赵輝："不管是誰，妨碍了我們的体育活动，就得得罪他。"說着，又撕。

突然，張人杰走了过来："赵輝，你在干什么？"

一剎那之間，赵輝拿着手上的紙条，对着張人杰說："張主任，你看，他們随便貼条子。"

張人杰义正詞严地："那是为了你們好，保障你們的生命安全，你把它撕了，唔，这是什么意思？……無組織，無紀律，不尊重領导，簡直是非工人阶級的行为！"

大家暗笑。

赵輝作出一副严肅的样子，裝腔作势、口若悬河地："对呀，对呀！張主任，这是問題的一方面，可是，問題的另一个方面，乱貼条子，妨碍了群众性体育活动的开展，影响了职工的身体健康，讓工作受到了影响，破坏了国家的五年計划。"錢正明直拉他，赵輝不顧，一頓之后，継續說，"簡直是非工人阶級的行为！張主任，你也該管一管呀！"

大家忍不住笑出声来。

張人杰气極了，憤怒地："你胡說些什么！条子是我吩咐

他們貼的！”

赵輝作出恍然大悟的样子，异常抱歉地：“真糟糕，張主任，这，我可不知道，对不起，对不起。”不容張人杰接口，說，“以后，你不教人貼，我也不撕了。”

張人杰起初是尷尬地：“唔唔！”轉为神气地，象是一个胜利者，“你明白了錯誤，就行了，那就不准再撕了，懂嗎？”

赵輝滿口应承：“懂了，懂了！”

張人杰准备走了，回身，把脚下的一張紙条拾起，再貼在籃球柱子上，又用力地按了一陣，然后，“这一張，也不准撕！”

## 三

星期天的中午，在宿舍里。

赵輝吃完飯，一抹嘴，站起来就向外走。

他母亲問道：“又要到那儿去？”

“看游泳比賽去。”

“你就不能在家里安安靜靜地呆上一天嗎？成天不是打球，就是比賽，一会儿也坐不住。”

赵輝已經出了房門：“我一会儿就回来。”

赵母拿着菜向厨房走去，边走边抱怨：“二十几岁的人了，还象个小孩子，……”

周継文的妻子在厨房收拾碗筷，問道：“你是在說小赵呀？”

“除了他还有誰？成天瘋头瘋脑的！”

“我說，你該給他娶个媳妇了。結了亲，就不想往外跑了。”

“可不是，我还不急嗎？可是，他呢，好象一点影子也沒

有。”

張人杰的房間里。

張人杰在看公文，他的妻子在收拾碗筷。

兩个小孩——小明和小玲走了进来，小明对着父亲說：“爸爸，我要看游泳去。”

張人杰：“什么？”

“赵叔叔帶我看游泳去。”

“胡說，睡午覚去。”

“不嘛，我要去。”

“游泳有什么好看的？去，去，睡午覚去。不要攪乱我做事。”

另一个房間，周継文手上抱着最小的孩子，另外四个环繞左右。

周継文站了起来：“好了，講完了。”

老二瑞瑞說：“爸爸，再講一个。”

老三、老四跟着嚷嚷。

周継文把手上的孩子交給老大：“多多，看着他。我还有公事要办呢。”說着，走出了房間。

在錢正明和郑曉秀的房間里，赵輝在等着錢正明出发。

錢正明慢吞吞地梳头打扮。

郑曉秀靠在床上睡着了。

赵輝：“快点吧。”

周継文进来：“老胖，該办事了。”

赵輝一把抓住他：“老夫子，看游泳去。”

周継文：“那儿有这份儿工夫！張主任还讓办事情呢！”

赵輝拿出票子："票子已經替你和胖子买了。"

周継文："那也不行。你当心，張主任回头也説不定要找你們的。"

錢正明連忙説："小赵！那快去吧。"

## 四

一輛無軌电車馳来。

售票員把头伸出窗外，大声地喊着："車子只到游泳池，不要乘錯了！"

这是电車的中途站，排着长长的队伍，錢正明和赵輝排在靠后面，錢正明的前面，是一个漂亮的女孩子叫作林瑞娟的。

人們拥挤着上車。

售票員直喊："乘下一部好嗎？我們要脱班了！……往里面去呀，快点，快点！"一边説，一边用手拉下面的乘客。

乘客之一不滿地："你們开电車，究竟是为了裝客人，还是为了自己不脱班？"

售票員听若無聞，依然一边用手拉人，一边准备关門。

赵輝上来，側身而进，只进了一半，售票員唰地一声关上門，正好軋住了赵輝半个身体，車子向前开了。

赵輝手拉車門，摇摇欲墜。

赵輝憤怒地对售票員："你怎么回事？"

乘客們也紛紛責罵。

售票員理直气壯地："你基本上已經进来了！"

赵輝哭笑不得："什么？基本上？……"一臉严肃，准备展开辯論的样子，"你説説看，什么叫作基本上已經进来？"

电車在前进。

售票員也是一本正經，指手划脚地："基本上已經进来，就是已經基本上进来！"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